

# “青徐天键”话莒州

□徐进

2021年7月,日照市莒县文旅新地标——莒国古城开门迎客。古城北门——拱辰门上方矗立一座城楼,朝北的一面悬一横匾“青徐天键”,朝南的一面则是“海岱雄风”。由于古城游览路线是由北向南,因此“青徐天键”是古城留给八方游客的第一印象。

“海岱雄风”四字,相信对山东稍有了解的人即知其含义,岱者泰山也。但要理解“青徐天键”,游客就需要更深一些的史地知识了。键者,锁钥也,天键形容的是通江达海、辐射八方的战略要地。青、徐则指大禹治水、分划九州时的青州与徐州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,“海岱惟青州……浮于汶,达于济。”“海、岱及淮惟徐州……浮于淮、泗,达于河。”具体地说,青州与徐州以山东的脊梁——泰沂山脉为界,往北到渤海之滨为青州,大约囊括今天省会济南的黄河以南辖区,以及淄、潍、青、烟、威等市。往南到淮河为徐州,山东境内包含济宁、枣庄、临沂与日照。显然,“青徐天键”意在说明莒地是连接青州与徐州的锁钥。地方志记载,乾隆三十八年(1773),莒州知州覃志京捐出官俸,扩建州署,并在门前竖立一座牌坊,题曰“青徐天键”,此即“青徐天键”匾的由来。

然而,仔细观察历史地图,无论先秦时代雄踞一方的莒国,还是后世的莒州、莒县,其辖境大都位于泰沂山脉以南,只有最北面的东莞乡(即汉代著名的东莞郡郡治)进入了沂山腹地,是潍河流域与沂沭河流域的分水岭。雍正《莒州志》云:“青州之域十一,徐州之域十九。”这样看,“青徐天键”是否有些名不副实呢?

笔者认为,覃知州挥毫写下“青徐天键”时,考虑的或许不是莒州的地理位置,而是明清两代莒州的人口构成和商路网络。地方志记载,元朝末年,以莒州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陷入战乱,民众星散。明朝建立后,外地移民重构了莒州的人口版图。后来直到清末、民国,莒州都比较安定,未再发生大规模的民众迁徙,因此许多莒州族谱均以明初或明中叶为家族史的源头。著名社会史学者、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在一篇论文中考察了196份莒州族谱,其中146份明确记载始祖系明代由外地迁莒。考察他们的迁出地,最多的是苏北,有68份,其中海州(今江苏连云港市)一地便占了62份,以至于许多族谱记载老家位于“海州云台山当路村”、“海州东海县十八村”等,堪比闻名全国的“山西洪洞大槐树”移民记忆。其次便是省内的青州、登

州、莱州三府,相当于今日的鲁中及胶东半岛地区,共47份。显然,根据《尚书·禹贡》,海州属古徐州,青、登、莱三府属古青州,两地的人口与文化就这样在莒州交汇,塑造了全新的莒文化。并且明清两代的莒州辖地甚广,包括今天的莒县与莒南县全境,以及五莲、诸城的一小部分,正好南接海州府,北接青州府的安丘、临朐各县,移民落脚相对便捷。水沟坡曹氏族谱记载,其先祖于明初由海州迁徙到诸城、安丘一带,复于景泰年间(1450—1457)折回,最终落脚莒州,至民国已传十七世。双凤山管氏族谱记载,其先祖原籍胶东,两宋之际迁往海州,洪武时又至莒州,后在莒州分为八大支,修宗祠、置祭田,俨然一方巨族。可见在明代的移民大潮中,莒州是连通青、徐两地的要道与枢纽。

另一方面,鲁东南地区自古虽不以商贸闻名,但也有一些商路通往日照、海州等沿海地区,以及鲁西南、苏北的运河码头。最主要的商路叫“潍台路”,自潍县(今潍坊市区)始,先向南至诸城,复折向西南,由东北——西南方向贯穿莒州,直达沂州府(今临沂市区);复折向西,经兰陵、峄县(今枣庄市峄城区),最终抵达运河大码头台儿庄,全程约350公里。这条商路大约形成于清初(台儿庄于明万历年间形成码头),是南北货物先经运河、再销往鲁东南乃至胶东的唯一通道。1926年潍台路大修,将其扩建为汽车道。后来,潍台路延伸到徐州,称“潍徐公路”,即今206国道潍坊至徐州段。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莒县地名志中“潍徐干线”是莒县排名第一的主干道,也是第一条全线铺设柏油路面的道路。其次是一条西北——东南向的商路,西北接沂水,东南至日照,与潍台路呈“X”形在莒州州城交汇。据学者研究,鲁东南一带的土产多循此路运输至日照,然后再走海路,北上天津,南下江淮,其中便包括莒州出产的一类大宗货物——棉布。与走潍台路转运河相比较,只要顺风顺水、海况良好,自然能够节省不少物流成本。

由此可见,虽然莒州辖境几乎都位于泰沂山脉以南,但从明清两代的人口构成和交通、商贸网络上看,莒州实为连通古青州与古徐州两块地域的桥梁与枢纽,“青徐天键”名副其实。今天,在莒县城区呈棋盘状排列、朝向均为正南正北的道路网络中,有一条东北——西南方向斜穿城区的道路非常显眼,这便是老潍徐路。道路两旁仍有许多汽修店、五金店,引人遐思当年车水马龙的景象。

(本文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)



# 在临沂撞见王羲之

□周德全

临摹《圣教序》五年多,1904个字反复揣摩,从形似到神似,却始终如隔雾观花。字帖中的王羲之,仿佛被怀仁的刀锋凝固成一尊完美的雕塑——结构工整,笔法精妙,却少了些血肉的温度。正如书法评论所言,《圣教序》的“完美”反而成了桎梏,它“丢掉了细节”,让临习者陷入对结字的机械模仿,而忽略了笔锋流转间的生命律动。直到我踏上临沂的土地,这座被称为“书圣故里”的城市,才让我在历史的褶皱中,撞见一个更加鲜活的王羲之。

临沂的街头巷尾,处处是书法的影子。洗砚池畔的墨香、晒书台上的光影、晋墓群的沉默,都像是王羲之留下的笔触。这座城市对书圣的追慕,并非仅停留在符号化的纪念,而是将他的精神融入城市的肌理——从“水、绿、文”三大核心元素重构的故里片区,到“一河两街九巷”的古城格局,临沂以空间叙事的方式,将书法文化的虚实相生、动静相宜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这里,书法不仅是艺术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临沂的王羲之故里片区,既保护了洗砚池晋墓群等历史遗迹的“原真性”,又通过水系贯通、绿道延展和文创产业的植入,让古街区焕发现代活力。这种“以用促保”的理念,恰似书法创作中的“守正创新”——既需遵循传统法度,又要在笔势的疾徐、墨色的浓淡中注入个人的呼吸与情感。

在临沂的羲之文化园区,一场关于“自然书写”的启示悄然浮现。有学者提出,书法应回归“技法与天性的兼顾”,追求“庖丁解牛与解衣般礴的合体”。这与临沂的改造逻辑

不谋而合——片区不仅复现了“曲水流觞”的雅集场景,更通过“非遗工坊”“最美菜市场”等烟火气的设计,让书法从庙堂走入市井。

这种“接地气”的文化表达,恰是突破《圣教序》局限的关键。临帖时,我常困于对“躑躅”(笔画的加速与刹车)的机械模仿,却忽视了王羲之书写时的情境:兰亭雅集的微醺、尺牍往来的率性。而临沂的改造,正试图还原这种情境——青龙河慢生活区的闲适、琅琊趣玩街区的灵动,无不让人联想到《兰亭序》中“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”的意境。在这里,书法不再是碑帖上的标本,而是流动的生活美学。

书法的生命力,源于整体与局部的动态平衡。正如城市改造需统筹“水、绿、文”,笔墨亦需在结构、节奏与意境间找到支点。若将《圣教序》的结字比作临沂的历史遗存,那么“运笔”便是贯穿其中的水脉与绿道。唯有让笔锋如涑河水般自然流淌,才能写出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的“我法”。

离开临沂时,我带着一块从洗砚池畔拾回的青石。石上斑驳的纹路,像是千年未干的墨迹。这座城市教会我:书法不仅是纸上的艺术,更是时空交错的叙事。临沂的改造,以“水”润泽文化根脉,以“绿”舒展历史肌理,以“文”激活城市灵魂——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宏大的“行书”?

回望《圣教序》,我终于明白,临帖的终极目的,并非复制完美,而是通过笔墨与古人对话,在城市的褶皱中寻找自己的呼吸。正如临沂的王羲之,从未远去——他活在涑河的波光里、街巷的烟火中,也活在一名普通习书者的顿悟瞬间。

(本文作者任职于安徽省寿县永安中医院)

# 新柳迷人

□鲍安顺

每天到湖畔走走,看了一个冬季的柳,由绿色变成金色,然后短暂落叶,细丝飘飘,在寒风里仍然细柔轻盈。

绿色,是柳在一年里的主色调,翠柳生烟,盈目怡心,迷离朦胧。金柳,非常耀眼,却只有几天的辉煌,就烟消云散,在深冬落尽。柳的落叶期很短暂,不到一个月,它又新芽微出,绿意春动。柳在立春后,渐吐新叶,生出翠盈新丝,迷人风光。

万物生长,不负春光,那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,万物起始,一切更生之时。唐代诗人刘长卿,在他的《立春》诗里写道:“谁家二月煮新丝,一江黄鲫应不识。”诗意是说,立春后的二月里,春意渐起,冬雪掩藏下的柳树绿芽,悄悄探出了头,很快就新丝长成,垂到了水里,或倒映水面。那“煮新丝”之说,是形容二月柳枝新荣,煞是迷人。在立春后,柳映春水的景象,让江水里的黄鲫鱼,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季后,不再认识了。是呀,那春之生机盎然,柳态之美,都是新鲜的,有着异样的风光,异样的生气,异于寒冬,大不一样了。

立春后,日暖春轻,春与人宜。在《汉官春·立春日》里就有记载:“春已归来,看美人头上,袅袅春幡……却笑东风从此,便薰梅染柳,更没些闲。”诗里的“染柳”,犹如“二月煮新丝”,那“立春一日,百草

回芽”,大自然万物复苏,柳更欣喜,它是春发新绿的前奏,春意盎然的新嫁娘。

大地和气暖,二月煮新丝,在正月里,立春是冬去春来的气象节点,以柳叶吐绿为代喻,最为恰如其分,符合立春的气象特点。唐代诗人,写二月春柳者众多,其中温庭筠有一句:“弱柳千条杏一枝,半含春雨半垂丝。”那景致含羞,弱柳婆娑起舞,春雨生烟,春意若隐若现。唐代诗人王之涣有一句经典写柳诗句: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,成千古佳句,妙不可言。贺知章写柳精彩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那二月春风似剪刀,剪出的柳叶,也似剪刀,形象生动,让人思绪万千,心驰神往。

唐代诗人聂夷中,在他的《咏田家》中写有一句:“二月卖新丝,五月粜新谷。”那诗里的“卖新丝”,不是指柳丝,是蚕农养殖的蚕丝,那蚕在二月尚未结茧,蚕丝早就成了抵债之物。那诗意里充满悲情,无法与立春的景象相比。

立春了,白昼渐长,太阳渐暖,春天的序幕揭开了,意味着冬藏结束,万物萌发。我们数着春夏秋冬,从小到大,从大到老,看着冬走尽,春又回。那立春,是春的开始,一年的希望,有柳的美好,人的愿望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